無放逸品第四 上

戒為甘露道　放逸為死徑　不貪則不死
失道為自喪
戒為甘露道者不放逸人雖死亦不
為死昔一比丘行滿德充六時行道
無豪氂減失初夜中夜後夜精懃汲
汲斯須不惓如是經久會滿結氣得
心痛患衆醫療治音聲除差便忽命
終有一優婆塞聰明高才無事不知
到比丘僧中而說此偈學禪俗定者
雖身變敗壞寧敗就後世不賊令存
在何以故尒不學禪定者自既不深
神復不度人何以故不自深神受他
信施衣被飮食牀卧具病瘦醫藥不
能消化畢其施恩命終之後當復報
償不能濟彼者兼使檀越主人不得
果報不能顯揚佛法雖存日損日耗
大法隱沒外道熾盛如此之類喪法
原首是故說曰戒為甘露道放逸為
死徑復重說曰放逸為死徑者放逸
之人多諸愆咎種今世後世不善根
栽尊者馬師亦作是說智者捨放逸

信施衣被飲食牀臥具病瘦醫藥不
能消化畢其施恩命終之後當復報
償不能濟彼者無使檀越主人不得
果報不能顯揚佛法雖存日損日耗
大法隱沒外道熾盛如此之類皆法

原首是故說曰戒為甘露道放逸為
死徑復重說曰放逸為死徑者放逸
之人多諸愆咎種今世後世不善根
栽尊者馬師亦作是說智者捨放逸
猶如捐毒藥放逸多愆咎今世亦後
世智者返其原尋究放逸本咄嗟放
逸如鼠溺蘇瓶昔有長者家持蘇高
樓上覆蓋不固鼠入蘇瓶晝夜飡噉
不出瓶口身體遂長蘇既盡澌鼠滿
瓶裏狀似蘇色有人至長者家欲得
買蘇是時長者尋樓上取蘇持著火
上鼠在瓶裏頭在於下身體在上便
於瓶中命終便於瓶中復化為蘇賣
與買人得蘇量取升斗骨況在下髑
髏脚骨各自離解長者見已內自思
惟吾取蘇時瓶口無覆必有鼠入噉
食此蘇即住瓶裏不肯出外蘇盡鼠
死事必尒耳長者復念放逸多愆其
事如是道俗不異俗不異者其事云

何慳貪不施不持禁戒不修八關齋
法歲三月六恒不奉持雖處於世無

事如是道俗不異俗不異者其事云
何慳貪不施不持禁戒不修八關齋　出曜經卷第五　第十二張　晉
法歲三月六恒不奉持雖處於世無
益於道死就後世神受殃痛墮惡趣
八不閑處受諸苦惱不可稱計此是
俗之放逸衆惱如是云何道之放逸
於是學道之人外猗法服內懷姧宄
亦復不修習經典承事受正教不念
禪定思惟戒律唐勞其功不獲其報
於現身中不獲果證於後世方更積
行是故說放逸爲死徑也不貪則不
死者雖死亦不言死何以故不放逸
人遷神生天受福無量延壽無敗心
猛不惑亦不中夭無失命之憂是故
說曰不貪則不死失道爲自喪者習
放逸行不慮前後中間之惡不習善
壽如聖賢壽述非自是不從人諫謂
己所行眞正餘者不眞不以智慧以
自營命是故說曰失道爲自喪

慧智守道勝　終不爲放逸　不貪致歡喜
從是得道樂

慧智守道勝者於諸功德最勝最上
智者自修身無復缺漏善能分別諸
趣諸道智者聰明無有愚惑常爲天　出曜經卷第五　第十三張　晉
人所見歎譽增益諸佛正法不斷是
故說曰慧智守道勝終不放逸習

趣諸道智者聰明無有愚惑常為天
人所見歎譽增益諸佛正法不斷是
出曜經卷第五　第十三張　宮
故說曰慧智守道勝也終不放逸者
已離於放逸更不造故心恱意歡於
諸善法心無猒足是故說曰終不為
放逸也不貪致歡喜從是得道樂者
賢聖道者無放逸行習本因緣盡不
復樂生處在三有是故說曰從是得
道樂

常當惟念道　自强守正行　健者得度世
吉祥無有上

常當惟念道者夫坐禪者從朝至夜
從夜至朝係念在前心無錯誤從初
至後從後至初思惟惡露此人身中
不淨之觀是故說曰常當惟念道也
自强守正行者意常勇猛心不中悔越
度生死未獲者獲未得者得未證者
疾令得證是故說曰自强守正行健
者得度世者所謂諸佛世尊及佛弟
子堅住正法心難沮壞除諸惡法不
淨之行漸近泥洹永寂安隱健者得
度世也吉祥無有上者如來所化者
無不利所行吉祥皆悉降伏外道異
學一切生死謂不吉祥憂惱万端如
輪行徹初無停息過是上者更無有
出曜經卷第五　第十四張　宮
法出此法者是故說曰吉祥無有上也

輪行徹初無停息過是上者更無有
法出此法者是故說曰吉祥無有上也

放逸如自禁能却之為賢已昇智慧
堂去危而即安明智觀於愚辟如山
與地是故捨憍慢智者習明慧是故
捨憍慢者有目之士觀放逸行非真
非有不可恃怙是故說曰當念捨放
逸所謂智者不由他受應對無外不
稟受他相色即覺是謂為智意性捷
疾觸事能報內雖博學外現諮受是
故說曰智者習明慧昔尊者大目揵
連躬自度二弟子初出家學道一者
從澣浣家出二者從鐵作家出時大
目揵連漸教二人曰先告鐵師當習
此禪法善念思惟不淨惡露觀次告
浣衣者曰汝今習安般守意此二人
等晝夜精懃所願不果經十二年不
能得之時尊者舍利弗知彼二人所
願不獲語目連曰汝訓弟子不以正
行訓當用法乃訓放逸汝今未了應
時法行此浣衣出家者當以說不淨
觀所以然者其人意淨意潔來久若
當聞說不淨觀者心即解脫無所罣
㝵復當與彼鐵作比丘者教訓以安
般守意所以然者其人恒習手執橐

囊了氣多少然後心意乃得寤覺時

尋復當與彼鐵作以五者教訓以安
般守意所以然者其人恒習手執橐
出曜經第三卷 第十五丈
囊了氣多少然後心意乃得寤覺時
目揵連隨舍利弗語訓二弟子即得
開寤是故說曰放逸如自禁能却之
為賢以昇智慧堂者諸賢聖得昇此
堂者觀諸凡夫行人如野草木以大
慈心廣潤無外猶如人閣豪族堂舍
庶民所羨諸賢聖等亦復如是昇賢聖
堂觀諸衆生所習非真憂念衆生未
脫其苦習著放逸或於智慧放逸者
心在於禪意習於禪隨師教戒不違
其訓是謂智慧放逸也方知不習禪
者無由得度是故說曰去危而即安
明智觀於愚譬如山與地猶如有人
登高山上遍觀下人無不照見下人
觀上而無所覩愚者與賢亦復如是
愚心迷固不能解了要由賢聖乃得
開寤發行不放逸約己自調心慧能
作錠明不及入冥淵發行不放逸者
發行用心不惓雖復發行意怯弱者
不為發行但有勇猛所願必果是故
說曰發行不放逸者心雖精懃猶有
放逸不能成辦無上道果是故說曰
不放逸也約己自調心者約己者戒
第十六丈
具清淨調心者執意不亂終無邪念

放逸不能成辦無上道果是故說曰
不放逸也約己自調心者約己者戒
具清淨調心者執意不亂終無邪念
是故說曰約己自調心慧能作錠明
者處在彈指之間成辦四事云何四
事除去無明燒五陰形然生胎膏永
滅愛本猶如慧明彈指之頃成此四
事亦復如是成辦四事除去無明燒
五陰形然生胎膏永滅愛本賢聖道
明亦復如是彈指之頃成辦四事除
去無明然生胎膏永滅愛本燒五陰
形不為愚者所虽以其成就賢聖道
明故以有道明衆邪外道不能傾動
其心是故說曰不及入冥淵也

正念常興起　行淨惡易滅　自制以法壽
不犯善名增

正念常興起者或有行人興起想念
所欲為事則不成辦尊者童子辯
說曰意念施設事心悔則不辯識猛
專一念何願而不得彼修行人亦復
如是心但念善身不行者不至彼岸
是故說曰正念常興起也行淨惡易
滅者身行清淨口行清淨意行清淨
何者不淨者四顛倒是無常謂有常
是一顛倒苦謂曰樂是二倒不淨謂
淨是三倒無我謂我是四倒與此四
[illegible]

五陰形然生胎膏永滅愛本賢聖道
明亦復如是彈指之頃成辦四事除
去無明然生胎膏永滅愛本燒五陰
形不為愚者所蚩以其成就賢聖道
明故以有道明衆邪外道不能傾動
其心是故說曰不反入冥淵也

正念常興起　行淨惡易滅　自制以法壽
不犯善名增

正念常興起者或有行人興起想念所欲為事則不成辦尊者童子辯說曰意念施設事心悔則不辯識猛專一念何願而不得彼修行人亦復如是心但念善身不行者不至彼岸是故說曰正念常興起也行淨惡易滅者身行清淨口行清淨意行清淨何者不淨者四顛倒是無常謂有常是一顛倒苦謂曰樂是二倒不淨謂淨是三倒無我謂我是四倒與此四倒不相應者是謂為淨是故說曰行淨惡易滅諸結使盡身體清涼而無熱惱亦名為惡滅自制以法壽者所以言制者制身口意以法養壽非為非法以法求壽非為非法是故說曰自制以法壽也不犯善名增者名稱聞於八表德量徹于十方其有聞者

莫不篤信承受其教者是故說曰專意
莫放逸習意能仁戒終無愁憂苦亂
念得休息專意莫放逸者失欲習行
意極熾盛者於禁法中復有缺漏昔
佛世尊弟子二十億耳比丘自說教
戒曰諸佛世尊弟子之中勇猛精進
者吾為上首然我於無漏法中心未
解脫若我先祖父母財業居產不可
稱計我今學道而不剋獲宜還歸家
捨三法衣修於俗法五樂自娛廣施
貧乏修戒精進向為自苦不果我願
尒時世尊以天耳徹聽清淨無有瑕
穢聞彼二十億耳比丘欲得還家修
白衣行即從祇洹沒至億耳比丘所
問比丘曰云何二十億耳汝發此念
又自陳說諸佛世尊弟子之中勇猛
精進吾為上首然我於無漏法中心
未解脫然我先祖父母財業居產不
可稱計我今學道而不剋獲宜還歸
家捨三法服修於俗法五樂自娛廣
施貧乏修戒精進何為自苦乃至於
斯汝審有是語乎對曰如是世尊佛告
二十億耳比丘曰我今問汝內法之

義一一報吾云何二十億耳汝本在

二十億耳比丘曰我今問汝內法之

義一一報吾云何二十億耳汝本在
家時善調琴琴與歌和歌與琴和聲
響一類乃成其曲不乎對曰尒也世
尊云何二十億耳若琴絃急緩者為
成曲不乎對曰不也世尊云何二十億
耳若琴絃不急不緩為成曲不乎對
曰如是世尊世尊告曰修行比丘勇
猛精進便生懆急若懈怠不精懃者
復生寂惰是故汝今亦莫極精懃亦
莫懈怠處中行道乃成其果有漏心
便得解脫尒時世尊說此語已便從
座起而去尒時尊者二十億在閑靜
處專念思惟自感戀惻所以族姓子
剃除鬚髮著三法衣出家學道修無
上法盡有漏成無漏於無餘泥洹得
阿羅漢是故說曰專意不放逸也習
意能仁戒者能仁者諸世尊所謂戒
者二百五十戒威儀內禁諸佛訓誨
一句一義盡為禁律盡為戒當習是
捨是當離是就是是故說習意能仁
戒終無愁憂若者夫修行人內心懈
怠不修無上道法深著世累不離於
俗故生愁憂復次違法失禁亦生愁

憂復次行人受他信施貪餮無猒亦

俗故生愁憂復次違法失禁亦生愁
憂復次行人受他信施貪餮無猒亦
不諷誦坐禪定意不修念道德亦不
教化佐助衆事如此之人便生愁憂
何者無愁憂所謂五根得力於禪法
無所缺損便得越次至無為境入無
憂堂寂然快樂是故說曰終無愁憂
苦也乱念得休息者所謂休息永滅
不起亦無生滅著斷諸有熱惱陰持
入病吟而不起由善習定乃至無憂
之室專念不乱恒有善念與善因緣
是故說曰乱念得休息也不親卑漏
法不與放逸會不種邪見根不於世
長惡不親卑漏法者卑漏法者何者
是一切諸結一切諸惡行一切邪見
一切顛倒若有衆生親近如斯法者
便具衆惡是故智者不當親近亦莫
與從事亦莫與談對言語亦莫與坐
起行步常當遠離如避火灾是故說
曰不親卑漏法不與放逸會者夫放
逸人所修行業動生患禍以惡知識
為徒侶以十惡法以為援助實非親
款像如朋友伴涕墮淚謀畫其罪辟
為甘美內如劒戟如此放逸之人常
當遠離不與從事先甘後苦聖人不
習是故說曰不與放逸會不種邪見

類像如朋友伴深墮淚諫畜其罪辟為甘美內如劍戟如此放逸之人常當遠離不與從事先甘後苦聖人不習是故說曰不與放逸會不種邪見根者夫邪見之為病其事万端如契經所說無令世後世亦無父母世無羅漢等得道者捨佛真言隨俗美辭造立詩頌虛飾詐逆行不合已捨本就末雜實居詐所習顛倒云佛世尊辟支佛阿羅漢阿那含斯陁含須陁洹非真非有謗毀六度飾言非行如斯之比最為邪見何以故介謂真非真謂不真是真佛在世時神口說曰愚癡之人不應受者而受反見誹謗去佛言非自陷於網復墮他於深網中諸天世人不致其敬若習外道異學符書呪術鎮壓求覓良日役使鬼神幻現奇術如此輩事皆為邪術有目之士不當修習也佛辟喻說猶有人須虵食噉處處求索之乃獲虵以手捉尾虵反螫手毒遍身體忽便無常皆由其人不巧捉虵故以喪其命今此愚人亦復如是以非為真以真為非是故說曰不種邪見根也不於世長惡者所謂世者有三云何為三一者衆生世二者陰世三者三界世衆生世者一足二足四足乃至衆多足

為非是故說曰不種邪見根也不於
世長惡者所謂世者有三云何為三
一者衆生世二者陰世三者三界世
衆生世者一足二足四足乃至衆多足
有色無色有想無想亦非想非不想
是謂衆生世陰世者欲界色界五陰
陰無色界四陰是謂陰世三界世者
三千大千至無邊界復從一起數至
三千大千世界是謂三界世若有衆
生習邪見者便長於世生諸穢惡長
地獄世餓鬼世畜生世不種邪見根
者不與此三世從事是故說曰不於
世長惡也正見增上道世俗智所察
更於百千生終不墮惡道正見增上
道者諸有分別邪見根原永捨離之
正使前人化作佛形其人前立演說
顛倒謂為正法持心堅固終不承受
何以故介以其正見難沮壞故正使
弊魔波旬及諸幻士化若干變來恐
善男子不能移動其心倍修正見意
不移易此是世俗正見非第一義是
故說曰正見增上道世俗智所察也
於百千生者如佛所說吾未曾見行
正見人於百千生墮惡趣者吾未聞

也所生之處賢聖相遇亦不墮地獄
餓鬼畜生中是故說曰於百千生終
不墮惡道

也所生之處賢聖相遇亦不墮地獄
餓鬼畜生中是故說曰於百千生終
不墮惡道
修習放逸人　愚人所狎習　定則不放逸
如財主守藏
修習放逸人者執意迷固不順正理
謂已所行是彼所行非親近翫習鬧
而復始如獲重寶不能捨離是故說
曰修習放逸人也愚人所狎習者猶
如愚惷小兒亦不別真偽白黑所不
應捉者便捉何者是火毒蚘也定則
無放逸者禪定攝思內外清徹經七
大七禪瞩禪趣法杖撿心坐禪隨時
進趣不失禪法云何名定所謂定者
意不退還曰進不却三七二十一日
寂然無想大七者七七四十九日於
中精勤意不錯乱便得禪定意乱失
次復從一始至七大七禪瞩者以珂
著頭上以繩屬耳瞩則自寤禪策者
禪師手執禪策伺於瞩者以趣往擊
得策轉擊餘者用自覺寤法杖復
以杖寤於餘者展轉相寤求於禪定
是故說曰定則無放逸也如財主守
藏者彼守藏者彼禪定比丘守護不
捨設有錯乱尋攝其心彼守藏主亦

是故說曰定是戒[illegible]
藏者彼守藏者彼禪定比丘守護不
出曜經第六 第八丈 含
捨設有錯乱尋攝其心彼守藏主亦
復如是尋時瞻候伺察庫藏七珎
雜寶衆物牛羊僕財奴婢金銀珎寶
車𤦲馬瑙之屬真珠虎珀尋時瞻候
不使漏失是故說曰如藏主守藏也
修習放逸人愚人所狎習定則無放
逸便能盡有漏便能盡有漏者彼修
行人內自思惟有漏之病多諸愆各
漏諸結使布在三處欲界色界無色
界我緣此愆縛著生死實見欺誑不
至究竟我今方宜要當捐棄現者使
盡未來未生亦不造新復不習故說
曰便能盡有漏也莫貪莫好諍亦莫
嗜欲樂思念不放逸可以獲大安莫
貪莫好諍者不習放逸亦不與俱見有
習者心不好樂復勸進人使離放逸
亦不親近是故說曰莫貪莫好諍也
亦莫嗜欲樂外道異學歎說欲樂異
學自說欲為鮮淨清淨無瑕當共食
欲使諸根充足習欲無罪以識法為
淨所以然者有形之人非欲不生者
無欲者豈有我乎如來說曰此非真
義當共毀呰何復歎譽所以然者為
欲謂母主生欲樂是故說曰亦莫嗜
欲樂也思念不放逸可以獲大安盡

[illegible]
義當共毀呰何復歎譽所以然者為
欲謂母主生欲樂是故說曰亦莫嗜
欲樂也思念不放逸可以獲大安盡
脫出諸結使恬然歡樂國王大臣長
者居士積財巨億恣心自娛謂為受
樂無窮此習非安之法當時甘心後
必受苦求出無期實為嶮危一切諸
使永盡無餘者是為乃獲大安者不
可移動更不涉歷四境之難以三達
六通雖有神足不能移安使至危嶮
是故說曰可以獲大安也

不為時自恣　能制漏得盡　自恣魔得便
如師子搏鹿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尒時
世尊告諸比丘未得盡有漏莫有所
恃此偈亦說不為時自恣長養四大
如彼同居汝今比丘當念精勤求離
牢獄何緣放逸永失道栽死經無數
苦多樂少云何於中復興塵勞生死
熾然無迴避處云何於中仍興放逸
是故說曰不為時自恣能制漏得盡
者汝等雖得須陁洹果斯陁含果諸
漏未盡欲愛未斷雖不入地獄畜生
餓鬼欲未盡者未可有所恃怙猶有

出曜經卷第十六　第十丈　官

大畏存在何者魔是也與魔波旬晝
夜伺察人短世間放逸心懷痛羅進

漏未盡欲愛未澌雖不入地獄畜生
餓鬼欲未盡者未可有所恃怙猶有

夫畏存在何者魔是也弊魔波旬晝
夜伺察人短世間放逸心懷踊躍追
逐人後使人退轉是故說曰自恣魔
得便如師子搏鹿猶鹿母初乳兒小
逐母東西戀其子不能遠逝時師子
獸王審知鹿母不能離子時往搏掠
鹿母子俱會所以然者以其鹿母戀
其子故師子得便欲未盡者亦復如
是聞此切教生猒患觀諸法如幻如
化在閑靜之處靜寂思惟志不移易
欲愛心盡無復塵湮欲愛盡得阿那
含道即復前進亦不中悔共相率勵
精究苦原盡諸縛著逮漏盡通得阿
羅漢是故說曰不為時自恣能制漏
得盡自恣魔得便如師子搏鹿也
放逸有四事　好犯他人婦　危嶮非福分
毀三婬逸四
放逸有四事者著欲之人所遊居處
心常悅習畜以寶用明者觀察以為
穢漏不獲其德卧則不安好喜罵詈
地獄為四事好犯他婦者衆惡不可
計今身亦後身現世為人所見憎嫉
云何現身為人所憎所以為人所憎

者或為王法所拘或為夫主所捉或

計今身亦後身現世為人所見憎嫉
云何現身為人所憎所以為人所憎
者或為王法所拘或為夫主所捉或
閉在牢獄搒笞萬端考掠荼毒其惱
無數身壞命終生劍樹地獄中罪人
在獄見劍樹上有端正婦女顏貌殊
特像如天女時諸罪人見彼女端正
無雙心歡意樂欲與情通相牽上劍
樹枝下垂刺壞身體毒痛難計欲至
不至諸端正女忽然在地罪人遥見
諸女在地復懷歡喜復緣樹下劍枝
逆刺破碎身體肉盡骨存高聲噭呼
求死不得罪苦未畢復還生肉皆由
貪婬致此苦毒如此經歷數千億万
歲受此毒痛亦不命終要盡罪貪婬
入獄其事如是若復貪婬之人墮畜
生中或有時節婬起或無時節婬起
婬有時節衆生輩雖犯於婬不犯他
妻婬意偏少不大愍懃婬起或無時
節衆生者在人間時婬意偏多犯他
婦女今為畜生欲意甚多以是之故
婬無時節生在畜生受罪如是貪婬
衆生墮餓鬼中為婬妷故共相征伐
乃至阿須倫與諸天共爭皆由貪婬
犯他妻婦生餓鬼中受罪如此貪婬
之人生人中者已婦妻女姧婬無度

乃至向淫偷與誑□共等皆由貪婬
犯他妻婦生餓鬼中受罪如此貪婬
之人生人中者已婦妻女姧婬無度
遊蕩自恣不可禁止若復强犯越法
婬泆或尊或卑不避親疎雖得為人
亦無男根或有兩形或無形者或有
一形亦不成就如此婬泆之類皆由
犯婬無高下致貪婬之人若生為天
遭五災疫瑞應之變已天王女與他
娛樂天子見已内懐憂慼如彼火然
我身猶婬玉女離索心意熾然生不
善念於彼命終生地獄中斯由不福
利行生五道中隨形受苦其罪不同
是故說曰危嶮非福利也毀三婬泆
四者是時婬泆之人恒懐懼心知犯
婬罪重没命不改具三口意罵詈惡
言或婬泆之人先不與女人相識往
便犯之為女人所罵或與女人相識
先有言語夫主見者夫主所罵是故
說曰毀辱罵詈三地獄四也入地獄
中役使罪人其事非一是故說曰地
獄為四也

不福利墮惡　畏而畏樂寡　王法重罪加
制意離他妻

不福利墮惡者所趣惡道餓鬼畜生
出曜經卷第六　第十三丈　宮
地獄道受苦無量畏而畏樂寡者今出

不福利墮惡者所趣惡道餓鬼畜生
地獄道受苦無量畏而畏樂索者今出
出曜經卷第六 第十三丈 宮
其事昔阿育王弟善容出城遊獵入
深山中見諸梵志裸形暴露以求神
仙勞神苦體望獲梵福服食樹菓其
精進意勇猛者日服一菓劣耎弱日
服七菓或有服六五四三二一食七
菓者服七合水六者六合五合三二
一亦復如是若不得水七過吸風六
者六吸五者五吸四三二一亦復如
是其中梵志或卧荊棘剌或卧灰土
或卧石上或卧於杵王弟善容問梵
志曰汝等在此行道何患最盛梵志
報曰王子當知在此行道更無餘患
唯有羣鹿至此兩兩合同我等欲意
即時熾盛不能禁制王子聞已尋生
惡念此等梵志勞形苦體日暴火炙
命根危嶮如有如無猶尚婬欲不息
除盡沙門釋種子服食甘美在好牀
坐著好衣裳著香華自熏豈得無婬
妷意乎阿育王聞弟論議即懷憂慼
吾有一弟與福同俱云何反更生邪
見心我當方宜除其惡念備受其報
罪我不少即入宮裹勑諸伎從各自
出曜經卷第六 第十四丈 宮
莊嚴至善容王子所共相娛樂豫勑

是心我當方宜除其惡念俗受其報
罪我不少即入宮裏勑諸伎從各自

莊嚴至善容王子所共相娛樂豫勑
大臣吾有所畜若我勑卿殺善容王
子者卿便諫我須待七日隨王殺之
時諸侍女即往娛樂未經時須王躬
自往語弟王子何為將吾伎女妻妾
恣意自娛奮赫威怒以輪擲空召諸
大臣即告之曰卿等知不吾未衰老
亦無外寇強敵來侵境者吾亦曾聞
古昔諸賢有此諺言夫人有福四海
歸伏福盡德薄肘掖叛離如我目察
未有斯變然我弟善容誘吾伎女妻
妾縱情自恣事露如是復有我乎汝
等將詣市殺之諸臣諫曰唯願大王
聽微臣言王今唯有此一弟又少子
息無繼嗣者願聽七日奉順王命時
王默然聽臣所諫王復寬恩勑語諸
臣今聽王子著吾服飾天冠威容如
吾不異內吾宮裏作倡伎樂共娛樂
之復勑一臣自今日始著鎧持仗手
拔利劒往語善容王子曰王子知不
期七日終正尒當到努力開割五樂
自娛今不自恣死後用悔無益一日
適過臣復往語餘有六日如是次第

乃至七日臣往白言王子當知六日

自娛令不自恣死後所悔無益一日
適過日復往語餘有六日如是次第
乃至七日日往白言王子當知六日

已過唯明一日當就於死努力恣情
五樂自娛至七日到王遣使喚云何
王子七日之中意志自由快樂不乎
弟報王曰大王當知不見不聞王問
弟曰著吾服飾入吾宮殿衆伎自娛
食以甘美何以面歎不見不聞弟白
王曰應死之人雖未命絶與死無異
豈當有情著於五樂遊意服飾聞耶
王告弟曰咄愚所啓汝今一身憂慮
百端一身斷滅不容食息況沙門釋
種子憂念三世一身死壊復受一身
億百千世身身有苦追憶彼惱心意
熾然或復自憶入地獄中受苦無量
雖出為人與他走使或生貧家衣食
窮乏念此辛酸故出家為道求於無
為度世之要設不精勤當復更歷劫
數之難是時王子前白王言今聞王
教乃得開悟生老病死實可猒患愁
憂苦惱流轉不息唯願大王見聽為
道謹慎善修梵行王告弟曰宜知是
時即辞王出家得為沙門奉師教戒晝

夜不息次獲證得須陁洹果阿羅漢
果六通清徹無所罣㝵是故說曰畏

時耶舍王出家得為沙門奉師教戒晝
夜不息次獲證得須陀洹果阿羅漢
果六通清徹無所罣㝵是故說曰畏
而畏樂索也

王法重罰加者時彼貪婬之人恒行
穢濁王法所加所有財產盡沒於官
執笞榜考毒痛無量或閉在牢獄經
年不出加以五繫鞭杖日加瘡痍膿
血臭穢難近蠅蚤螫蠚避無處所卧
大小便求死不得斯由婬泆不淨之
行死入地獄求出甚難

放逸品第五

本性不自造　情知不自為　不處邪徑路
愚者念力求

本性不自造者所應造者不造所不
應造者反更造為人所譏或隨人語
不自任己由此致亂習放逸行是故
說曰本性不自造情知不自為者自
自見事於己有損毀敗正業牽致冥
室是故說曰情知不自為不處邪徑
路者不可以恩慮而獲財產晝夜憂
念身不行者所願不果無所成辦是
故說曰不處邪徑路也愚者念力求
者愚者所行少於智慮無有慧明不
能有所剖斷無有方便處俗無俗義

處道無道義是故說曰愚者念力求也

能有所割斷無有方便處俗無俗義

處道無道義是故説曰愚者念力求也

如車行道　捨平大塗　從邪徑敗

生折軸憂

如車行道者昔有衆人與十賈客相
隨採寶歸家時有一人乘車載寶無
價明月雜寶無數車重頻轍失伴在
後進不見伴退畏盜賊便隨邪徑御
車涉路行未經里數車墜深澗軸折
轂敗又在曠野無人之處椎胷嘆呼
怨訴無處對車啼哭無方自致不求
方計道爲遠近復不修治朽車尒時
世尊以天眼觀清淨無瑕穢見彼失
伴之人在於曠野轂破軸折對車啼
哭尒時世尊知彼衆生應得度脱即
遣化人詣彼曠野在虛空中結加趺
坐尼人仰見人坐空中即向求願我
今在尼難之中願見救拔得至安隱
方處尒時化人即以神力接彼財產
及彼人身忽然便在祇洹門外尒時
世尊告諸比丘應受化人今在門外
汝等導引將詣世尊所比丘受教即
將入覲其人見佛心開意解求爲沙
門即得爲道聞微妙法解身無我万
有皆虛世間皆苦唯道是真此大法

門即得為道聞微妙法解身無我万
有皆虛世間皆苦唯道是眞此大法
中無復熱惱所有財寶盡施三尊是
我宿福遺遇福田水火災異不能傷
害心倍歡喜善心生焉尒時世尊漸
說妙法所謂論者施論戒論生天之
論欲不淨想漏為穢行無數方便勸
進修學在大衆中而說此偈

如車行道　捨平大塗　從邪徑敗
生折軸憂

時彼比丘聞佛說偈內自思惟今日
世尊獨為我說法不為餘人所以然
者如偈所云盡為我身所涉勤苦如
來悉知倍與恭敬於佛法衆心開意
解得須陁洹果斯陁含果阿那含果
阿羅漢果六通清徹所願者果已離
三有不處生死時彼衆中復有衆生
執意不固欲犯禁戒習愛欲行違遠
威儀不隨正眞之道尒時世尊知彼
衆生心中所念欲使大衆忘憂除患
去彼惡心安處無為重與大衆而說
此偈

離法如是　從非法增　愚守至死
亦有折患

是時世尊重告大衆猶彼商人捨平
大塗而就邪徑道路須臾折軸之憂

亦有折患

是時世尊重告大衆猶彼商人捨平
大塗而就邪徑道路頹轒折軸之憂
今此衆中異心衆生亦復如是欲離
正法習增非法愚人守死墮入惡趣
云何諸比丘在如來前而復面欺審
尒不乎若當老死對至無所恃怙號
天啼哭無益神識流如江河投于四
海不能制神不趣惡道我今出現爲
諸衆生除諸苦惱夫人貪欲燒身滅
族今世後世所往不安汝等比丘彼
當犯戒於現法中不獲度世恒沙諸
佛所不能療諸比丘聞佛所說肅然
毛竪心懐戰慄内自悔責佛知其心
應得受化漸與說法去諸塵勞得法
眼淨以次得證須陁洹果斯陁含果
阿那含果阿羅漢果六通清徹不處
三有永離八難尒時大衆聞佛所說
歡喜作礼而去

行亦應正　非事莫豫　邪徑增垢
諸漏與盛　漏已熾盛　除邪漏盡

行亦應正者一切衆善德本善法者
是謂行也衆法要藏晝夜親近遂至
無爲然彼羣類捨正就邪不應行者
便行應行者而捨離之方更翫習不

是謂行也[illegible]
無為然彼羣類捨正就邪不應行者
出曜經卷第大 第廿丈 宮
便行應行者而捨離之方更翫習不
善之法已習非法離於善道與地獄
相近是故說曰行亦應正也非事莫豫
者非事者放逸貪婬習於不要之行
是故說曰非事莫豫也邪徑增垢者
意習邪業心如獼猴捨一捉一心如
流河意不真實不住於善法如頭落
髮華無從住是故說曰邪徑增垢也
諸漏興盛者猶如蘆葦竹聚亦如谿
谷河澗水流盈溢意不專一心恒放
蕩漏諸塵勞是故說曰諸漏興盛也
漏已熾盛者前漏後漏有何差別報
曰不修善法意恒漏失日夜滋甚不
專其念放逸自娛諸漏更興是故說
曰漏已熾盛也除邪漏盡永求遠離
不與同處諸佛恒沙過去不住放逸
衆生被繫不解明者觀此行已知為
失道之本復當思惟求獲善法欲自
勤者先當勤法是故說曰除邪漏盡
諸有猗權慧 常念於身患 非事亦不為
應為而不捨 有念思智慧 永無有諸漏
諸有猗權慧者諸佛世尊常所說法
適前人說不唐舉事或隱事而說不
出曜經卷第大 第廿丈 宮
顯其名或與刹利婆羅門長者居士

誦者稱穢慧者言佛世尊常所說法
適前人說不唐舉事或隱事而說不
顯其名或與刹利婆羅門長者居士
出曜經卷第　第廿丈　宮
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又時顯
名而說又時隱名而說然此一偈隱
顯不定是故如來說法不指事而說
統為一切故說此偈或為教授比丘
比丘尼沙弥沙弥尼優婆塞優婆夷
意常勇猛不懷怯弱不捨本誓意常
勸勸不及道者是故說曰諸有猗權
慧也常念於身患者如佛經所說諸
有念身者即名不死諸有念身自致
甘露不念身者犯於甘露思惟身本
一一分別者則致甘露所願必果有
念身者廣說如契經尊者曇摩尸
梨亦作是說夫人一生中不懷衆想
念彼人得善利多所饒益處世無衆
患由念身想故在山有山想在家有
家念不離身念者是謂無上之人若
行若坐不離其念是故說曰常念於
身患非事亦不為者夫人意正所向
皆達所非法事亦不隨順不應親近
亦不親近不應廣布者亦不廣布復
不向人演說非法常念捨離不與同
俱是故說曰非事亦不為也應為不
捨者常順時節不失明教前後中間

不向人演說非法常念捨離不與同
俱是故說曰非事亦不為也應為不
捨者常順時節不失明教前後中間
初不違失是故說曰應為而不捨者
也有念思智慧者諸有形類尊其一
意思惟智慧以智斷結猶如田家子
左手執草右手刈除智慧之士亦復
如是執念堅固心不移易智能分別
慧能割斷識物別真謂之智暢演玄
鑒是謂慧是故說曰有念思智慧也
永無有諸漏者智慧所照明是時諸
結皆悉消滅已盡已除拔其根本更
無生死是故說曰永無有諸漏也
所謂持法者　不必多智誦　若少有所聞
具足法身行　是謂持法人　以法自將養
所謂持法者尒時佛告尊者大迦葉
汝今迦葉當誨大衆教誨後學分別
演說深法之義所以然者汝所教誨
則我教訓汝演法味則我演法味是
時迦葉白世尊言如今新學比丘難
可覺寤今日晨旦有二比丘與共覺
諍一人論無是目連弟子一人善說
是阿難弟子此二人者各執所見共
相是非我等二人當共捕義誰有勝
負義理多少是時世尊勅一比丘速

嘆論無比丘目連弟子善說比丘向
難弟子將至如來所比丘聞佛教已
即時嘆二比丘將詣世尊所頭面礼
足在一面坐是時世尊告二比丘卿
等云何曾聞如來吐此言教在大衆
中與人捔義諍於勝負見此不耶比
丘對曰不也世尊汝等愚人何為大
法諍於勝如佘時世尊在大衆中而
說斯頌所誦持法者不必多誦習若
少有所聞具足法身行是謂持法人
以法自將養也若有利根衆生誦一
句義思惟分別盡諸有漏越次取證
得其道果永無愛欲能盡諸結未獲
求方便使獲未得果證求方便令得
果證如此之人乃名多聞也名曰持
法以法次法證法向法一一思惟如
法教戒無所違缺是謂持法不必多
誦習也雖少所聞具足法身

雖多誦習義　放逸不從政　如牧數他牛
不獲沙門政

雖多誦習義者昔佛在舍衛國祇樹
給孤獨園有異比丘從遠方來至世
尊所頭面礼足在一面坐佘時比丘

出曜經卷第六　第十丈　官

須臾退坐前白佛言我聞多聞比丘
幾名多聞比丘如来說多聞比丘

経衍猶國有異比丘從遠方來至世
尊所頭面礼足在一面坐尒時比丘
出曜經卷第六　第廿四丈　官
須臾退坐前白佛言我聞多聞比丘
齊幾名多聞比丘如来說多聞比丘
限齊至幾許名為多聞比丘佛告比
丘吾前後所說不可稱說一者契經
直文而說義味深邃二者誦比次言
語不失本文三者記記四部衆七佛
七世族姓出生及大般泥洹復十六
偈彩梵志十四人取般泥洹二人不
取弥勒阿耆是也四者偈偈散在諸
經義味深廣義豊理弘五者因緣緣
是故說是不緣是故不說是六者出
曜所謂出曜者從無常至梵志椽衆
經之要藏演說布現以訓將来故名
出曜七者成事所以言成者如持律
人記律所犯故名成事八者現法所
以言現者記現在事目覩耳聞故名
現也九者生經所以言生經者如孛
處母前身所更一生數生至百千生
故名生經十名方等方等者前略後
廣無事不苞故名方等十一名曰未
曾有法若尊者阿難以未曾有法歎
如来德十二者義經所以言義者契
經義偈義一一通達無復滞导多聞
出曜經卷第六　第廿五丈　官
比丘齊此而止復次比丘若族姓子

經義偈義一一通達無復滯导多聞
比丘齊此而止復次比丘若族姓子

信心篤信受四句義諷誦通利法法
成就次法向法以法證法一一思惟
如法教戒無所違闕比丘齊是名曰
多聞雖復多誦苞識衆經不順其法
如其教戒違法自用者於法有損不
名多聞如来引喻告諸比丘曰昔有
一人多牧羣牛捨已羣牛數他羣牛
以為已用已所有牛或遇惡獸或明
失草野曰有損耗不自覺知便為衆
人所見嗤笑世之愚惑莫甚於卿認
他羣牛以為已有多聞比丘亦復如
是自不隨順正法言教能勸進他行
四事供養衣被飲食牀卧之具病瘦
醫藥復勸進人奉戒修福行善得報
習罪受殃此多聞比丘不隨沙門禁
律為諸梵行所見嗤笑皆共重集至
比丘所呵止諫曰汝為多聞古今分
明演指幽奥不能自正安能正人犯
沙門律違法越教雖尒人生一世誰
不忘乱世誰無過諸天神仙皆聞有
愆唯有智士百慮千失猶是上行尒
時梵行說此偈曰

雖多誦習義　放逸不從政　如牧數他牛

一人多牧羣牛捨已羣牛數他羣牛
以為已用已所有牛或遇惡獸或明
失草野曰有損耗不自覺知便為衆
人所見嗤笑世之愚惑莫甚於卿認
他羣牛以為已有多聞比丘亦復如
是自不隨順正法言教能勸進他行
四事供養衣被飲食牀卧之具病瘦
醫藥復勸進人奉戒修福行善得報
習罪受殃此多聞比丘不隨沙門禁
律為諸梵行所見嗤笑皆共重集至
比丘所呵止諫曰汝為多聞古今分
明演拙幽奧不能自正安能正人犯
沙門律違法越教雖尒人生一世誰
不志乱世誰無過諸天神仙皆聞有
德唯有智士百慮千失猶是上行尒
時梵行說此偈曰

雖多誦習義　放逸不從政　如牧數他牛
不獲沙門政

第廿六丈　宥

尒時多聞比丘素自聡鑒猶如新衣
易染為色時多聞比丘致往修來剋
心淨意諸漏已盡得阿羅漢果六通
清徹存亡自由所願成就

出曜經卷第四